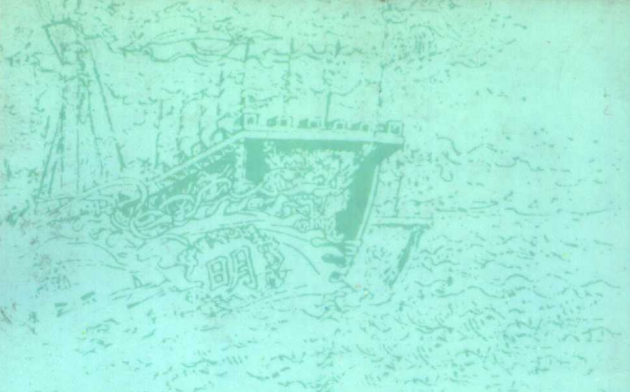


# 中国棉纺织史



大纺車。其制、長餘二丈、闊約五尺。先造機架、木框四角、柱、各高五尺。

中穿橫枕，上架

山口，卧受捲

附立長木

以承橫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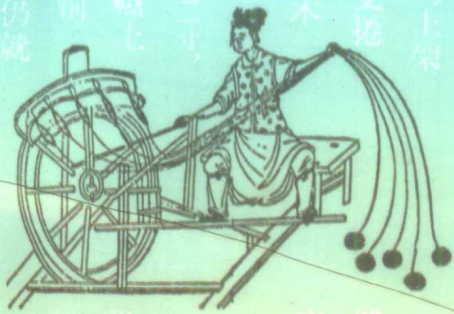
其下長一尺二寸，

內穿通繩，轆上

又於額枋前

上長軛。仍就

下經列轆，上接轉軛以鼓，或人或畜，轉上



枋木。其

縱長軛鐵軸

座，座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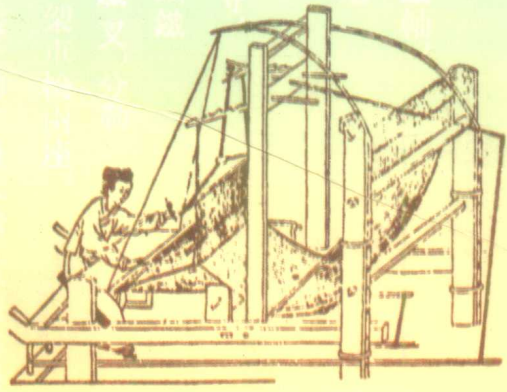
鐵轆，一

圓一尺二寸

俱用杖面鐵

排置小鐵叉，以

左右別架，其機座



枋木兩頭

次於前

列二四寸

機用木或鐵

其下二寸

以相

以相

通設皮

皮機

赵冈 陈钟毅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 中国棉纺织史

赵冈 陈钟毅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 中国棉纺织史

赵冈 陈钟毅 著

\* \* \*

责任编辑 穆祥桐 康弘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850mm×1168mm32开本 7.25印张 186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19.80元

ISBN 7-109-04631-1/TS·62

封面设计：赵之公

ISBN 7-109-04631-1



9 787109 046313 >

ISBN 7-109-04631-1/TS · 62

定价：19.80 元

# 目 录

第一章 棉花传入中国的历史 .....	1
一、中国文献记载的混乱 .....	1
二、木棉与南方土著纤维植物的混淆 .....	3
三、由西域传入的棉花 .....	13
四、由云南传入的棉花 .....	16
五、植棉由云南向东南沿海传播 .....	21
第二章 植棉之推广与品种之改良 .....	26
一、棉花由闽广传入长江下游 .....	26
二、元明政府以政令推广棉业 .....	34
三、新大陆棉种之传入 .....	40
第三章 棉布的传统生产机构与运销组织 .....	44
一、传统的生产机构 .....	44
二、江南的丝业与棉业之比较 .....	53
三、江南棉布的销售管道 .....	65
第四章 生产组织对于纺织技术的影响 .....	74
一、纺车 .....	74
二、织布机 .....	81
三、轧棉工具 .....	84
第五章 江南的新兴市镇 .....	87
一、内地的传统市镇 .....	87
二、江南地区新型市镇之兴起 .....	91
三、棉业市镇与丝业市镇 .....	103
四、江南的棉业中心 .....	108
五、江南市镇之发展 .....	111
第六章 棉花与棉纺织品的进出口 .....	116

一、棉纱与棉布之出口 .....	116
二、棉纱与棉布之进口 .....	121
三、日本能垄断中国洋纱洋布市场的因素 .....	128
四、棉花贸易 .....	132
<b>第七章 新式棉纺织工业之兴起与发展 .....</b>	<b>135</b>
一、早期的几家棉纺织厂 .....	135
二、外商在华所设之纺织厂 .....	150
三、欧战所引起的建厂高潮 .....	152
四、1923—1936年间的激烈竞争 .....	154
<b>第八章 新式棉纺织厂的比较分析 .....</b>	<b>162</b>
一、总论 .....	162
二、财务计划与企业管理 .....	168
三、生产力与生产成本 .....	176
四、其他外在因素 .....	183
<b>第九章 手工纺织业的变迁 .....</b>	<b>186</b>
一、不同的看法 .....	186
二、手工纺织业得以生存的原因 .....	190
三、新兴的土布业中心 .....	200
四、30年代手工织布业的大衰退 .....	206
五、新型的布商 .....	209
六、手工织布厂的出现 .....	213
<b>统计附录 .....</b>	<b>220</b>

# 第一章 棉花传入中国的历史

## 一、中国文献记载的混乱

中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已经有关于棉花的记载。再加上近年来出土的新资料，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棉花传入中国的历史。在公元前二世纪或更早一些，棉花及棉纺织品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在宋以前，大约有一千余年之久，棉花的种植始终是局限于边疆的少数民族之间，而未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

中国很早就已经懂得利用丝及麻的纤维作衣料，而且这方面纺织技术已经有高度的发展。蚕丝是连续的纤维，麻是半长纤维，所以中国人对短纤维的纺织原料如棉花及羊毛，很久都不发生兴趣。此外，当棉花开始传入中国时，外国的棉纺织技术，远较中国纺织丝及麻的技术落后，生产棉货既费时，价又高，无法与中国固有的纺织品在市场上竞争。棉纺织本来可以借用若干丝及麻纺织业的先进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不过由于棉纤维的特性，制造棉货需要一两种特殊的工序，这是丝麻纺织中所没有的，故无可借鉴。这些工序就变成了棉货生产中的瓶颈。棉花首先要去籽，然后要弹松，这是它特有的工序。因为棉是短纤维，纺的技术也与丝麻不同。这些技术，最初都很落后。差不多直到宋末元初，才有突破性的技术进展，从此才可以在生产力上与丝及麻相抗衡，问鼎中原。

在当年，棉与丝绸的性质较相近，算是高级衣料品，所以它是直接与丝绸相竞争。不幸棉花传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上都碰上了丝绸生产中心，等于是碰上铜墙铁壁，一挡就挡了一千几百年，使棉业无法内传。不过有关这一段产业史，中国文献记载十分混乱。

造成混乱的基本原因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传入中国的棉种不一，而且其中一种，在引入中国以后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没有植物学知识的观察家作出错误的报导。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新大陆 (New World) 棉种的陆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L.) 及海岛棉 (*Gossypium barbadense* L.) 都是清末民初以后所引进的。在这以前，引进中国的棉花都是旧大陆 (Old World) 棉种，即非洲棉 (*Gossypium herbaceum* L.) 及亚洲棉 (*Gossypium arboreum* L.)，关于后二种的中文译名，中国棉业家尚未取得一致的协意，我们在此暂时采取非洲棉及亚洲棉的译名。这两种棉花都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根据 J. B. Hutchinson, R. A. Silow and S. G. Stephens 三氏研究数十年的结论，<sup>①</sup> 非洲棉是最早变成一年生草本的棉种，很早就 在印度克什米尔以北一带普遍种植，然后由该处向四方流传。亚洲棉则发源于印度的 East Bengal。这种棉种在印度本土直到 13 世纪还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它最初传入中国时，还维持原状，但很久以后，逐渐传入长江流域，由于纬度升高，气温降低，它竟转化成一年生植物，形状也由灌木变成低矮作物。

第二，这两种棉花是经由两个路线由印度传入中国。中国近代经济史家曾经采用“南路棉”与“北路棉”两名词来说明这两条路线，从方位来说，南北两字并不精确，但大体还不太错。北路是从克什米尔以北经西域到达中国西北几省。有关这一路的文献记载相当清楚，比较麻烦是南路引种的历史经过。它本是从亚洲棉的发源地印度阿萨姆 (Assam) 经缅甸的北角传到云南西部。从此以后又沿着中国西南边疆而繁殖到闽广。因为闽广是沿海省份，于是使得某些人误会亚洲棉是经由海路从爪哇等地传来。

第三，引起混淆的另一原因是名词不一致。棉与棉布都是由

---

<sup>①</sup> J. B. Hutchinson, R. A. Silow, and S. G. Stephens, *The Evolution of Gossypium*, London, 1947.



外国引进的物品，最初的名称都是印度文或梵文名词，最后才音译成汉文名词。不幸的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的译名其多无比。在印度古代，野生棉与栽培棉的名词不同，所以早期的译名与较晚的译名不同。在输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上都是先经过边疆的少数民族，这样辗转音译，由于方言发音的不同，最后译成的汉文名词，自然差别更大。此外，在印度文中，棉花与棉布是完全不同的名词。北路是先输入棉布，然后再引进棉花，所以译名从布。南路则相反，是先引进棉种，然后再就地织布，所以译名从棉。

第四，中国西南边疆地域原来生长许多土著纤维植物，与多年生木本亚洲棉有些相似之处，而且也曾被当地人民用来织布。在后者传入此一地区后，在历史文献上曾引起严重的混淆。

## 二、木棉与南方土著纤维植物的混淆

中国历史上被长期而广泛利用的纤维植物是麻类；其次是葛。中国早期称为布者，不外是用麻或葛织成的。麻有不同的种类，都是半长的纤维。在利用麻类织布时，首先要脱胶，将纤维分离出来，然后再将半长的纤维连续起来，称为绩。古代文献对于麻与葛的纺织记述甚多，清楚无误。而且两者与木本亚洲棉，做为植物，并无相似之处，不易混淆。

引起混淆的是一种在南方地区生长的树，在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福建等亚热带省份的土著植物。古代称为檀华树、或木棉；较晚又被称为攀枝花或班枝花。从植物特性与纺织工艺方面来看，它与木本亚洲棉有下列明显的区别。

第一，班枝花树甚高大，可达五六丈高，树干粗，数人方可合抱。枝叶茂盛，能笼罩很大一片地方。而木本亚洲棉是多年生灌木，普通只不满一丈高，分枝不广。文献中称树木高大者是班枝花；如说“树高过屋”，“如小桑”，“高七八尺”，“如柞”，则是指木本亚洲棉。

第二，班枝花阔叶如掌形，类似梧桐叶，故称檀树，（即桐），

古人列为一类，正月开花，花落然后生叶。最值得注意的是花朵很大，呈深红色（也有金黄色者），十分艳丽。文献中提到“木棉花”者，都是指斑枝花，强调此一特色。木本亚洲棉则开花较晚，而且无甚可观，不会引人注意。

第三，亚洲棉棉实成熟后，籽与絮是相连的，要用特种工序将籽与絮分离开，即以铁轴或铁棍碾除棉籽。斑枝花的实成熟后，籽与絮是自然分开的，故不需去籽轧棉的工序。

第四，斑枝花絮与棉花絮都属于短纤维一类。但是棉纤维有自然的卷曲，彼此互相勾连在一起，纺时先搓成棉条，然后从棉条中抽取纤维，捻成连续不断的纱。斑枝花的絮则光滑无天然卷曲，故纤维与纤维之间互不勾连，无法制成棉条，抽取成缕。因为纤维互不勾连，用以做絮胎等填充物则甚轻软，不易结板。

第五，斑枝花絮有一特性，就是不吸收水分，泡在水中数小时重量丝毫不增加。在西方，它最理想的用途是用来填充航海用的救生圈及救生衣。

在历史文献中最引起争议的是：斑枝花絮究竟能否用以纺织布。早期文献屡有西南边疆民族织成幢华布之记载。但另有许多记载说汉族妇女都无法用斑枝花絮织布，只有用以填被褥者。从理论上讲，斑枝花絮纤维无捻曲，互不勾结，是无法搓成棉条，更不能纺成纱。

近来，学者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个中国纺织史上的大疑团。斑枝花絮可以织布，而且有的学者亲见这种织物，并且镜检过。<sup>①</sup>这种实物证明是不可否认的；不过，织做斑枝花布需要特殊的工序及技术，光绪《云南通志》引《顺宁府志》中的物产说：

---

<sup>①</sup> 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载《中国农史》1993年2期，第31页；及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79年8期，第51页。

“木棉花，俗名板枝花，山薯内常有之，枝干粗大，枝叶稀疏，叶如核桃树叶，花似山茶，花可食。花谢结成蓓蕾，至四月间如大拳，烈日曝开，其子带绒飞出，宛如柳絮，漫天飞舞。其绒长一二寸，洁白有光，胜于竹棉。好事者收取十数觔，装入筐。其子不用车压，只用手在筐内徐徐搅之，子在下，绒在上。装裱褥暖而温”。

这说明班枝花絮之纤维与籽自然脱离，免掉轧花一道工序。其纤维无天然捻曲，要用人工使之发生捻曲。有人观察过黎族妇女操作，把班枝花絮一丝丝地接起来，放在腿上搓捻，用左手转动一端装有泥饼或铜钱的小竹枝做的纺锤，卷成纱锭。<sup>①</sup>

这样的工序，可以解释我们许多疑团，黎族妇女用人工搓捻，造成班枝花的捻曲，把纤维一根根接起来，所以古文献中称“绩成撞华布”，而不说纺，这一点很像绩麻的工序，不过更加费工，因为麻是半长纤维，而班枝花絮则是短纤维，一根根接起来需要更多人力，更重要的是，用人工造成的纤维捻曲究竟不如天然捻曲牢固，纱线在强大张力下，靠人工捻曲连接处很容易脱开，因此班枝花捻成的纱线不能用纺车纺，而要用原始的纺锤来纺，以避免过度的张力。这种纱线更不能上织机，尤其是不能供做织机上的经线。想来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只能用最原始的编织方法来织黎布或撞华布。这也是效率低，费人工的生产方式。近年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黎族妇女大体未脱这种原始的工艺，除了改编织为使用腰机。腰机的张力不大，但幅宽很小。

使用编织的生产方法，则幅宽不受两臂距离所限，所以古代的撞华布都是幅广五尺的宽幅布。宋时赵汝适的《诸蕃志》中称此种布为“黎幕”，范成大称之为“黎单”，都是指其为宽幅布。一

---

<sup>①</sup> 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载《中国农史》1993年2期，第31页；及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79年8期，第51页。

直到今天，观察者也说黎布用于作被子。<sup>①</sup>

班枝花纤维靠人工捻曲来连接。人工捻曲不但不牢固，也不耐久。时间一久，人工捻曲便自动恢复原状，变成无捻曲的纤维，布就破裂。据今人实地观察所得，黎布所做的被子二三年就破了，这当然不是磨损而破，而是因为纤维丧失捻曲而脱开。

班枝花布除了能做夷人服用的包头布及贯头衣（一种极简单的套头装），<sup>②</sup>而不能做剪裁复杂的汉人衣服。这一来是因为纤维连接不牢，不便剪裁缝纫。二来是因为班枝花絮绝不吸收水分，做成贴身衣服不能吸汗，令穿用之人觉得不舒服，久之甚至会得皮肤病。即令是做为填充物也有这种毛病。有人竟误以为此花纤维有毒。清人谢纶的《木棉辨》即说此物：“土人言绵性有毒，抽丝脆弱，易断难续。即裱褥亦不可用，有风湿人卧之，成癩成疯也。”

总之，班枝花絮不是良好的纺织纤维。由于无自然卷曲，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纺与织，十分费工，产量有限。而汉族人民二千多年以前就会使用纺车与织机，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制做班枝花布的落伍技术没有兴趣，没有人去仿效。到了明清，即令是沿海闽广的汉人，也很少听过或见过这种布及其织造工艺。只有深入蕃夷社区才能见到，是夷人特有的产品。其次，这种布在历史上也没有内销的记载，唐代长安已有很多售卖棉布的白叠店铺，但是未闻有售卖檀华布的店铺。这主要是因为此种布质量低劣。它唯一引人注意的特长是幅广色白，班枝花絮是天然的纯正白色，比本色棉布更洁白。但是此布很不实用，不能剪裁缝纫，粗疏易坏，颇不耐用，不及内地生产的丝绸及麻葛纺织品，更不及后来传入该地区的棉织品，所以逐渐被淘汰。

不幸，班枝花织布的这段历史却使研究中国棉纺织史的人受

---

① 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载《中国农史》1993年2期；及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79年8期。

② 《汉书·地理志》说海南岛珠崖郡一带之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就是一大块布，中央挖一个洞，套头穿上。

到困惑，产生长期时期的混淆。现在我们可以根据班枝花布的特色及工艺，使两种植物纤维的产品得以区分，消除混淆。另一方面，班枝花布是在棉花引种以前，中国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布类之一，可以把中国的纺织史向前推溯一段时间。

考古学家张秉权先生曾经在小屯殷虚出土龟甲上发现若干黏附的纺织品碎片。<sup>①</sup> 张先生判断这些纺织品是当初用以包裹龟甲的，不是后人掺入的。两次检验的结论不同。一次用电子显微镜鉴定，认为纤维有天然捻曲，与棉纤维之特征相同。第二次检验则认为‘似乎不是棉’，“更像似丝的纤维”。张先生认为这是商朝武丁时代的纺织品，但在没有排除是丝纤维以前，尚无法肯定是最早的棉纺织品。

另据近年考古人员在福建武夷山莲花峰西侧一个崖洞中发现的船棺葬，<sup>②</sup> 棺内原为死者穿著的纺织品残片，共有四种质料，即苧麻、大麻、丝、棉布。据化验，棉布是属于灌木型亚洲棉的纤维。对船棺木质进行碳 14 测定的结果，树干校正年代为距今 3445 ± 150 年。问题是：棺木的年代鉴定不能代表棺中陪葬物的年代。这是一具船棺，由整棵巨木挖成船形，做为棺木。这种巨木多半是千余年的大树。如果是 1500 年的大树被砍倒，制成船棺，则入葬之时距今只有两千年左右，这与亚洲棉输入中国南方的时间就很接近了。因此，我们尚不能据此出土实物断定殷商时期已有亚洲棉之种植，或有棉布输入进口。

在文字记载中，最早的是《尚书·禹贡》中的一句话：“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大家似乎都同意，“岛夷”是指海南岛的黎族人。“卉”一般解释为‘草’。但班枝花树十分高大，不得称为草；即令是灌木型的亚洲棉也不能算是草，能称为草的有麻类葛类，或

---

① 张秉权：《小屯殷虚出土龟甲所黏附的纺织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1。

② 《关于武夷山船棺葬的调查和初步研究》，载《考古》1980年第6期，第26页。

是海南岛特有而为中原少见的草类纤维植物，究何所指，已难肯定。

真正含义明确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卷七十六《南蛮西南夷传》：“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珠崖即今海南岛崖城。广幅布即橦华布，也就是班枝花布。当地人民在公元前一世纪已能织造。孙幸要征调进贡，因需索量高，而此布费工费时，当地人民无法供应，竟而反叛杀掉孙幸。

东汉以后，关于班枝花布的记载出现多处，称之为橦（桐）华布。东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说：“永昌郡，古哀牢国……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曰桐华布。”《后汉书·南夷传》“哀牢夷条”也说：“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晋人所著《罗浮山记》说：“木绵正月则花，大如芙蓉，花落结子，方生绵与叶，其子内有绵甚白，蚕成则熟，南人以为缊絮。”郭义恭撰《广志》曰：“梧桐有白者，剡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左思《蜀都赋》中有“布有橦华”之句，刘渊林注曰：“橦华者，树名橦，其花柔，毳可绩为布也，出永昌”。足证晋时人很多知道橦华布，并且一致强调其幅广，色白，而且是“绩”，不是“纺”。

到了宋朝，亚洲棉已在中国南方广泛种植，记述橦华布的笔记就少见，往往两者有混淆。赵汝适的《诸蕃志》称之为“黎幕”，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说：“黎单，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都是强调是黎人所织，幅广，故称单称幕，只用以为卧具。

唐诗中偶有“橦布”之句，例如王维的“橦布作衣裳”，及“汉女输橦布”，但恐怕难做剪裁复杂的衣裳。也有诗句是欣赏班枝花的艳丽，如张籍的“木棉花发锦江西”。张籍是四川人，而川西正是班枝花树产地之一。后来，单独描写班枝花的诗不断都有。

例如宋人刘克庄《潮惠道中》一诗曰：“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绵花”。以及元人陈孚《思明州》之诗：“遥望天边红似火，瘴云飞落木绵花”。

明清人士的记载在这方面最混淆，原因有下：班枝花树最早称檀树，后来又有人称为木棉，等到木本亚洲棉传入南方各省，也有人称之为木棉。到了宋元之际，亚洲棉从闽广传入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广泛种植。江南地区比闽广的温度为低，亚洲棉由多年生灌木蜕变成一年生的草本棉花。但是这种蜕变后的一年生棉花具有许多优点，再加上中原地区有经验的农民加以挑选改良，变成比当年灌木型的母本更优良，结果一年生的亚洲棉又回过头来取代了多年生的灌木型棉种。到了明朝闽广地区已见不到原来的木本亚洲棉。然而许多人听说过在闽广地区曾经有棉花长在树上，可是来到闽广又找不到真正的木本亚洲棉，便误认为班枝花就是大家传言树上长棉花的树。有人将信将疑，有人亲自试用班枝花絮纺织，发现不能牵引抽丝，于是大感困惑。

这种混淆，即令最有名的学者如李时珍及徐光启，都在所难免。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说过：

“吉贝之名，独昉于南史，相传至今不知其义”。意是海外方言。小说家所谓木棉，其为布曰城城，曰文縗，曰乌骊，曰班布，曰白氈、白縑，曰屈晌者，皆此。故是草本。而吴录称木棉者，南中地暖，一种后开花结实，以数岁计，颇似木芙蓉，不若中土之岁一下种也，故曰十余年不换，明非木本矣。吉贝之称木，即禹贡之言卉，取别于蚕绵耳。闽广不称木棉者，彼中称攀枝花为木绵也。攀枝花中作裯褥，虽柔滑而不韧，绝不能牵引，岂堪作布？或疑木绵是此，谓可为布而其法不传，非也。吴录所言木棉，亦即是吉贝，或疑其云树高大，当是攀枝，不知攀枝高十数丈，南方吉贝，数年不凋，其高丈许，亦

不足怪。盖史所谓林邑吉贝，吴录所谓永昌木绵，皆指草本之木绵，可为布，意即娑罗木。然与班枝花绝不类。”

徐光启可能已经来不及见到南方的真正木本亚洲棉，但其推论大体不差。指出班枝花絮不能纺织，也是事实。

明清之际，有许多人亲到闽广，实地证明班枝花确是不能织布。例如明张萱在《疑耀》中说：“余乡多木棉。集韵，棉作绵。树高者至于十丈，其枝如桐。叶如胡桃叶而稍大。花如今之玉兰花，红如渥丹，一树常数千枚，春夏放花，絮红燄烛天。花谢乃结子，剖之如酒匳。其壳坚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今止充裯褥而已。……第余乡既未有以木棉为布者。即询之海南诸蛮，亦不知其制为何似。”又如张士泽的《梧浔杂佩》也说：“木绵一名琼枝，其高数丈，树类梧桐，叶类桃而稍大，花色深红类山茶。春夏花开满树，望之烂然如缀锦。花谢结子，大如酒杯，絮吐于口，茸茸如细毳，旧云海南蛮人织为布，名曰吉贝。今第以充裯褥，取其软而温，未有治以为布者。”明王世懋的《闽部疏》中说：

“昔闻长老言，广人种棉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旁，状若榛荆，迫而视之，即绵花也，时方清秋，老干已著花矣。然不可呼为木绵。木绵者，高树丹花若茶，吐实蓬蓬，吴中所谓攀枝花也。杨用修具载丹铅以为异，曰云南阿迷州有之，闽岭广尤多。不知惠安已载此树，名为攀桂花，杨乃曰班枝花，与吴中攀枝花，盖三名一物也。”

王世懋是16世纪中叶的人（1536—1586），此时尚能见到木本亚洲棉残留闽中的情形。但已不是人工栽培，而是道旁野生野长的。这也是南方木本棉花最后的记载。清初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下卷提到：



“木棉树大可合抱，高者数丈，叶如香樟，瓣极厚，一条五六叶。正二月开大红花如山茶而蕊黄色。结子如酒杯，老则坼裂有絮，茸茸与芦花相似。花开时无叶，花落后半月始有新绿。其絮土人取以作裯褥。余买数斤归，欲效绵花制为布，女工不能治。海南蛮人织以为巾，上出细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贝，即古所谓白叠布，杜诗光明白氎巾即此。今询之粤人，亦无有织作者，或别是一种。广州阅武厅前与南海庙各有一株，甚大。开时赤光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吴震方的描述与《群芳谱》所记完全吻合：“斑枝花，树大可合抱，高四五丈。叶黄，花红如山茶，而片极厚。一名木棉，出南方，俗讹作攀枝花。”有的记载，甚至指出此种花絮容易引起皮肤病（因其不吸水分），即令制作棉絮胎亦不适宜。谢翰《木棉辨》说此树是：“粤西梧，浔，南、太，处处有之。大者合抱，高数丈。木似桐，色灰白，微微晕绿。傍枝就树身层层横出。横出之枝，复抽枝上耸。二月开花，花在枝尖，如玉兰而大，瓣亦厚过玉兰。殊红色，远望则猩红万点，照耀天外。叶随花长，如胡桃叶。花卸结角，四月开拆飞绵，白如鹅毳，著物生虫。土人言绵性有毒，抽丝脆弱，易断难续。即裯褥亦不可用，有风湿人卧之，成癩成痲也。”不过，清初屈大钧的《广东新语》，所记则略有矛盾。其文如下：“高十余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拏，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南芦花。或以为布曰縠，亦曰毛布，可以御雨。”他又说乘舟沿西江而上至端州（肇庆），夹岸多是此树，花开时“烧空尽赤，染波欲红”，煞是好看。斑枝花絮不吸水，如果能织成布，应当是制雨衣的理想材料。但是他前面说“可絮而不可织”，又是用何法织成布则语焉不详。